



刘迅甫

半生情注诗书画 一曲长歌善美真



刘迅甫，字甘雨，号轩池，沈丘县纸店镇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中国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书画艺术院副院长、中国绘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北京东方中国书画院院长。

刘迅甫是那种潇洒磊落，豪气与柔肠并具的人。他历经风霜，在艺术上，诗、书、画、印四艺兼精，收获丰厚。

刘迅甫出生在沈丘县纸店镇赵楼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生后正赶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饥荒，他饱尝了饥饿之苦。8岁那年，刘迅甫比葫芦瓢写春联，从此走上诗、书、画、印兼修的道路，他先后出版了诗集《屋檐雨》、《三月雪》、《八咏堂吟草》、《农民工之歌》、《刘迅甫绝句精选》、《刘迅甫绝句三百首》等，书画作品

曾多次在中国美术馆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展出。其中，《刘迅甫绝句三百首》被中国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永久收藏。刘迅甫拥有“中华吟坛百家”、“中国100位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等荣誉，作品荣获“中国第五届大众文学百花奖”，他的事迹屡屡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河南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然而，在刘迅甫的艺术世界里，他最为倾心的作品是他的诗报告——《农民工之歌》。

《农民工之歌》“走进”人民大会堂

诗人的气节是刘迅甫所生存与关注的那个世界的回声。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一路从农民工群体中走来。我写的诗歌，不仅仅为农民工树碑立传，更多的是要思考农民工文化和未来。”作为诗人的刘迅甫，他把满腔诗情倾注到农民工群体，为之痛、为之言、为之歌、为之呼、为之传……

2011年9月16日上午，《中国作家》杂志社、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联合为刘迅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农民工之歌》诗歌朗诵会暨研讨会，著名朗诵艺术家殷之光率团领诵。朗诵会现场，演员饱含深情，观众满含热泪，掌声雷鸣。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杨汝岱发贺信并给予高度评价。全国60多家媒体相继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与反响。

《农民工之歌》是刘迅甫历经10余年，深入体验农民工工作、生活、家庭创作而成的。诗报告由31首既独立成篇又有机联系的诗歌组成，以宏大的叙事气度，纪实的表现手法，充分展现了乡村与城市发展的差异现状，全方位揭示了农民工奉献与担当过程中的幸福与欢乐、辛酸与无奈、泪痕与伤痛、寄托与希望。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以农民工生活题材为主题的诗歌朗诵会，也是第一次农民出身的平民诗人的专场。

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张德文

感慨地说：“这是发自我们农民工自己的心声，是我们自己的诗，自己的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说，《农民工之歌》敏锐地捕捉了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给人鼓舞，给人启迪，又给人力量。

著名诗人、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郑伯农评价：《农民工之歌》是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

中华诗词学会秘书长王改正先生撰文说，在家国庙堂，以《农民工之歌》为主题，赞美农民工的美好心灵和历史性贡献，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令人心潮澎湃的五千年来第一回。

2012年3月3日，刘迅甫牵手农民工诗人杨成军在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大报告厅再次举行《农民工之歌》朗诵会。说起与杨成军的合作，刘迅甫说，这是共同生活在黄土地上的诗歌爱好者的缘分，在诗歌朗诵会活动开始前一周，他们才经人引荐相识，两人彼此交流自己的诗作时，“每一次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2012年3月31日，由《农民工之歌》诗歌朗诵活动引发的“加快推进中国农民工文化建设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上，刘迅甫作为代表宣读了“建议成立中国农民工文化研究会的倡议书”，倡议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响应。

说起创作的源泉，刘迅甫说：“我不曾在书本里得到写诗的奥秘。”刘迅甫有三不写：无真情不写，无生活不写，无新意不写。刘迅甫讲起了2004年在深圳的一段经历。

那年，刘迅甫在深圳体验农民工生活，遇上一对农民工夫妻，夫妻俩新婚不久，都是刚20出头，做外墙清洗工作。刘迅甫被小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所感动，便与他们一起登上高墙作业。在60多米高的大厦外墙上，妻子偶尔看到脚下的土地，不由得一阵恐慌，对丈夫说“害怕”，丈夫一手紧挽着安全绳，一手轻轻揽着妻子说：“你看那边——那就是我们家乡的方向，我们多干一天，就离跟家人团圆近一天。”朴实的话语击中刘迅甫的心灵，诗情油然而生。他创作了《夫妻洗墙工》：两只蝴蝶/在空中飞来荡去/那是城里人/不敢

仰视的高度/他们在城市的空中打工/挣着自己特技的血汗钱/系在身上的保险带/那沉重的一头/系在家乡的老小身上/……/偶尔，女人也会看看脚下/车水马龙，人小如蚁/顿时，心跳得被掏空一般/男人让妻子把目光/转向家的天边/蓦然，天高地阔/心界渐宽……

刘迅甫在诗歌中直接引用了夫妻俩原生态的对话，“我们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一个死去另一个陪伴/不死就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他们是悬浮挣扎着的/原生图像”/直击人心的惊险画面/而他们不懂/什么行为艺术/只知道在高空/爬行一天/就离一家老小团圆/近了一天/只知道在高空/生命悬垂着一天/家中的生活/就有有着落/给孩子的前途/就铺上了一块砖……

黄淮学院陈文云教授在人民大

会堂听了《农民工之歌》朗诵会后感慨地说：“到了古稀之年，能使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激起心底的波澜，引起感情的共鸣，自始至终潸然泪下的，这是第一次，也是平生第一次——不是为自己，不是为某个人，而是为这个时代的农民工群体而流泪。”

10多年里，刘迅甫先后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山西等地，与农民工一起攀上脚手架，一起睡在工棚，陪他们劳动，听他们聊天，与他们喝酒。农民工的欢乐、无奈、苦痛与希望，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骨髓里。无论是《夫妻洗墙工》、《留守儿童的白日梦》、《城中村》，还是《请别叫我们打工仔》、《十八罗汉归故乡》等诗作，每一个篇章，都来自于刘迅甫身边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真切的遭遇、鲜活的感受。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2010年初秋，刘迅甫带着大病初愈的母亲到郑州森林公园散心，一排大树底下，孩子们在秋千上欢声笑语。刘迅甫问母亲说：“娘，您荡过秋千没？”母亲笑了说：“我可没荡过，你小时候，娘用麻绳拴块木板常让你坐哩。”“娘，我把你抱上去，您也荡一荡吧。”说着，他双手抱起孱弱瘦削的母亲，轻轻放在秋千上。抱起母亲的那一刻，年过半百的刘迅甫不禁心中一阵酸楚，感叹岁月无情，他仔细地端详着白发苍苍的母亲，第一次发现母亲的确是老了。当他轻轻摇动秋千时，80岁的老母亲平生第一次荡秋千，快乐得像个孩子，刘迅甫也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回家后，刘迅甫久久不能平静，他展开纸笔，饱含真情地写下了《与娘荡秋千》：“霜飞两鬓已成翁，娘荡秋千儿攥绳。犹记嗔娇怀抱里，天真依旧是顽童。”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华诗词学会荣誉常务理事、河南诗词学会长李学斌评价说：“诗人在天命之年攥绳与娘荡秋千，真爱、真情、真孝溢诗中，‘二十四孝’卷后又一孝也。”

刘迅甫的《与娘荡秋千》一诗，后被世界教科组织编入《世界教科全书》。

刘迅甫说，百行孝为先，人若无孝，就谈不上对朋友的真情、对事业的忠诚、对社会的责任。智者的关爱常常殊途同归，就像陈廷一在他的报告文学《天地良心》中对“三农”的直面和揭示，刘迅甫把全部的热情投注在农民工这个群体上，是大爱。刘迅甫说：“我想让他们知道，有一个从农民工中走出来的艺术家，时刻惦念着他们，若是能给予他们坚

定一份信念，寄托一份希望，那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刘迅甫的诗章里，充满了浓烈的人文关怀，更充满了信心和理想，他展示农民工的苦痛与无奈，他赞美农民工的纯洁与奉献，他歌咏给予农民工的阳光和温暖，他盼望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大决策不断完善，他更想通过诗歌让农民工“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享受生活的多彩斑斓/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让他们轻装上阵，无挂无牵”。

日前，一位德国读者在网上看到《农民工之歌》的报道后，几经打听，与刘迅甫通了电话，那位德国读者说：“《农民工之歌》在国外一定会受到青睐和尊重，我正与德国一家文化公司协商，准备将《农民工之歌》译成德文，把中国的农民工文化传播到欧洲去。”

策马奋蹄方逐鹿 不惊宠辱任遨游

年过50的刘迅甫，又实现了一个跨越。他把东方中国诗书画院从郑州迁居北京，在地安门一隅扎根下来。他认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明联姻，将诗书画的表现空间向外延展，企业发展以五千年文明积淀为底蕴挖掘出强大的精神动力，二者必能“合而不同”。他的构想是：利用产业化手段，通过创新诗书画传播组织形式，实现市场化、效益化；利用现代化传播媒介，扩大诗书画影响群体和层面；寻求和其他艺术的结合点，拓展诗书画的表现力；他进一步探索开发文化艺术品市场，促进诗书画文化的市

场化水平；探索诗书画艺术和旅游文化的融合，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

对此，在他的《天命之歌》中，刘迅甫踌躇满志：“已知天命倍珍秋，明月清风锁一楼。策马奋蹄方逐鹿，不惊宠辱任遨游。”

今年5月中旬，在“中国首届百名著名书画家亚洲行—日本友好行”活动中，刘迅甫应邀出访日本，并促成北京东方中国诗书画院与日本中书画篆刻交流会建立了友好联盟。7月22日，由北京东方中国诗书画院、中央电视台等联合承办的“中国魂·艺术与奥林匹克同行艺

术展”在水立方盛大开幕，以2000多件书画艺术精品，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助威。

就在几天前，刘迅甫接到中国国家画院的录取通知书，他欣喜若狂，决心在中国艺术最高学府潜心深造……

面对未来的道路，刘迅甫低眉之际，一首《北漂行吟》朗然而出：“心痴不觉世途险，九域风云放眼观。水覆山重当信步，漫调日月定神闲。”

刘迅甫目光灼灼，声音铿锵。

□特派记者 陈晓伟 刘昂 张保安